

燕子笺

〔清〕佚名 著



导 读

长篇平话小说《燕子笺》，十八回。不题撰人，署“玩花主人评”。其实此本并无评语。玩花主人为何许人，待考。

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清初梦凤在明末阮大铖（百子山樵）《燕子笺》传奇暖红室刻本跋中，言曾见明初平话小说《燕子笺》：“从顾氏假得《燕子笺》小本，仅有平话而无曲文，分六卷十八回。……小本平话无年月可考，而纸墨甚旧，当出明初叶刊版。”如此语可信，那么平话《燕子笺》产生于传奇《燕子笺》之前，传奇《燕子笺》系据平话小说改作；而今存迎薰楼刊本与小本平话是否一书，虽不能肯定，但应有某种必然联系。

梦凤跋中所列小本平话十八回回目，与今本完全相同，仅第八回“因医病细说情由”，今本作“因医因细说情由”，第二个“因”字显系误字；第十二回“秀才新选入幕宾”，今本作“秀才新邀入幕宾”，“选”、“邀”皆可通，属异文。但十二回回目与传奇四十二回回目却完全不同，而今本小说正文与传奇说白亦相吻合。因此，我们推测，今本或是明本的翻刻本，或原本小说失传、残缺，今本据传奇改作。今本应刻于清初或清中叶。

小说与传奇内容一致，是敷演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叙唐扶风茂陵才子霍都梁，高才博学，文韬武略，在安史之乱中，与郾尚书之女飞云成婚；后中状元，又授了宏文馆学士兼河陇节度使，亦与妓女华行云结为夫妇，二妻双双得到封诰。

小说主题思想突出，善于刻画人物，结构集中而完整；特别是对话生动，文字流畅，尤富小说特色。

今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迎薰楼刻本，标点整理出版。

目 录

第一回 别恩师来都应试 馈良朋水墨观音.....	1
第二回 候场期店里栖身 谋叛逆途中打猎.....	5
第三回 旧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会写赠春容.....	8
第四回 臧书吏陈说场弊 缪室婆醉施酒疯.....	11
第五回 错取画来惊容似 赠诗笺去任燕传.....	14
第六回 霍秀夫曲江拾字 贾南仲虑牢安营.....	17
第七回 机关泄漏梅香口 丑态翻成皂隶言.....	20
第八回 换坐号试探口气 因医病细说情由.....	25
第九回 不凑合难成吏舞 生奸谋易吓友听.....	29
第十回 霍秀才潜逃旅邸 安禄山大破潼关.....	31
第十一回 郾尚书出闹扈驾 贾经略收女全交.....	35
第十二回 夫人错认亲生女 秀士新邀入幕宾.....	39
第十三回 参军作檄伤贼胆 节度爱才许联姻.....	43
第十四回 美少年军中合卺 老驼婆阁下称情.....	47
第十五回 鲜状元私谒师第 华养女弊掀父前.....	51
第十六回 假斯文锁试书斋 真不通潜逃狗洞.....	55
第十七回 久别离同欣聚会 得相逢各诉前由.....	58
第十八回 一道旨双排赏宴 两妻儿均受荣封.....	62

第一回 别恩师来都应试 馈良朋水墨观音

扶风才子，嫖姚后裔，霍姓都梁。挚友长安取应，为试期尚远，追欢笑，暂过平康。丹青笔，听莺扑蝶，小像写云娘。不料朱门有女，与青楼一样，窈窕相当。

把春容笺咏，燕子衔将。被同侪计构，更名姓，决策勤王。二美并，麒麟高阁，走马状元郎。

——汉宫春天地间，惟婚姻一道，总由天定，莫可人为也。有三媒六妁得就姻缘的，也有始散终成才全匹配的。更有那东床坦腹是择婚眼高的，屏风射雀是宿缘暗合的。还有那红叶流水竟结丝萝，绉衣题诗欣成眷属的。自古及今，难以枚举，独有才子佳人凑合最难，往往经多少离合悲欢，历无限是非口舌，才能完聚。总而言之，须得月下老人婚姻簿上注了姓名，虽然受些险阻，到底全美。我故说：“婚姻一道，总由天定，莫可人为也。”闲话休题，我且举一件最奇的故事，说与看官们听。

且说大唐元宗年间，有个才子，姓霍，名都梁，表字秀夫，扶风茂陵人氏。原是嫖姚后裔，近来流寓西京。生得貌赛潘安，才过班马，浑身潇洒，满腹文章，不止歌赋诗词，还晓丹青妙技，只是双亲早逝，室家未偕，异地漂流，萍水游荡。幸蒙玩任广文先生，姓秦名若水，是位老成前辈，与霍家世交，因爱霍生才学，邀在署中读书，朝夕谈论，甚是相合。这日，霍生独坐书斋，忽生感叹。说道：“近蒙秦先生以国士待我，甚深感激，但念自己景况，孤身无倚，不免凄凉，不知何日能遂凌云之志，得效于飞之欢，才完我终身大事。今当春明时候，景色撩人，不能到郊原闲玩，且在这书院周围池苑游赏，一面消遣消遣。你看：池中梅花倒影，岸上莎草铺茵，才过残冬，又

临明媚，果然另是一样景象。闲常想那潘安仁容颜美丽，每逢游玩妇女见了，他，掷果满车，偶因元宵佳节，遇佳人遗金雀一只，结了姻缘。后住河阳，名为花县，千古流芳。我霍都梁虽有才学，功名未就，红鸾未盟，为何这样命薄？”正自己嗟叹，忽见本学一个门斗，走到跟前，手里拿着一封书信，见了霍生，说：“这封书是鲜于相公稍来的，说道长安今岁黄榜招贤，他已起身，在路上客店中，专等相公同行。”遂把书递过来。霍生接在手中，拆开封口，暗暗念完，说：“既是鲜于相公已行，我就收拾早晚赶上，与他同去极好。”门斗说：“在下极承相公看顾，但斗胆有句话，不好说得。”霍生道：“但说何妨。”门斗说：“我看那鲜于相公做人，比不得相公。猫头鼠眼，不是至诚人，况且花柳场中，不觉着意，不要学坏了，不如各奔前程才好。”霍生道：“多谢你好意。只是我与他同窗日久，暂与共事，也自无碍。等我登科后，自然好歹分明，不能相染。你与我请秦爷出来，当面辞过，明早好行。”门斗遂把话传进去，秦学官闻听，说：“今日报来，我已升 阳县令，文凭限定，走马上任，正要与门生霍秀夫一别而行，不知请出来有何话说。”霍生见老师出来，施下礼去，秦公答还。霍生道：“门生数年深蒙教训，今日有同窗书到，说试期已迫，约同一齐取应，特请老师出来拜别，明早便可登程。”秦教官道：“原来如此，可喜可喜！贤契高才博学，国士无双，此去南宫，定占魁选。老夫今日闻信，升任 阳，目下也要打点上任，有些微卷价，聊代饯行。等候登科，再申薄贺罢！”叫斋夫把卷价取来，送于相公。霍生接过来，说：“多谢老师费心了。”然后拜下揖去，秦教官道：“好说。但愿你此去莺迁上苑，鱼跃龙门，便不负吾属望之心了。”霍生道：“门生菲材，恐不能如老师之愿。书箱、剑匣俱已齐备，就此拜别，明早好行。”遂拜辞起来。秦学官

道：“明早老夫也不亲送，一路保重，须要小心。”霍生道：“承教。老师请回罢。”遂各寝，准备明早起身。正是：

玉壶春酒正堪携，野店山桥送马蹄；

此后长安望明月，陇头流水咽东西。

按下霍生别师赴约不题。却说朝中礼部尚书姓酈名安道，原是科甲出身，现膺此职，为人端正，不徇私情。夫人鲍氏，治内幽贞，止生一女，名唤飞云。性格贤淑，容貌俏丽，不但针指百巧百能，又且甚通文墨，诗词歌赋，件件皆精，但是老年乏嗣，未免不足。这日退朝回来，衙门无事，欲在园中花下消散片时。因分附院子，快请夫人、小姐出来。院子进内传禀，只见夫人领着小姐，同到堂中。施礼已毕，酈尚书道：“夫人、女孩，我年过六十，齿发渐衰，宦场中原该知足，早避祸灾。但我屡屡上本，求告归休，圣上总是不允，却怎么样好？”夫人说：“相公，如今国家正当多事，况你年纪未甚衰老，须当努力公家，岂可遂图私便。”酈尚书道：“夫人也说得有理。”飞云道：“孩儿见此春光明媚，爹爹退食馀闲，今日办下春酒一杯，与母亲一同为寿。”酈尚书道：“如此生受孩儿了。”遂各安席，小姐亲自送酒，酈尚书饮了几杯，乘着酒兴，说道：“我少年登第，屡受皇恩，今已衰残，常欲告老还家，祭奠祖宗，拜扫坟墓，将里中亲明族人，朝朝宴会，才慰老怀。争奈安禄山在汉阳谋成不轨，难以脱身。”夫人道：“相公！我夫妻两个举案齐眉，彼此相依，休因之嗣，只管凄凉。”遂指着飞云小姐说：“女孩知书达礼，真是女中魁元，将来择个佳婿，尽可欢畅。”飞云闻言，从（重）新再拜道：“但愿爹妈康健，情甘服侍终身，何必定结丝萝，反多隔碍一家。”正在叙谈饮酒，看花赏梅，忽外面击鼓传事说：“有天雄军节度使、同年贾老爷，差人有书，在外伺候。”酈尚书吩咐：“与我取

进来。”这门官从转桶送进，院子接过说：“禀老爷，书扎在此。”

酈尚书接书拆开，看得明白，然后对夫人、小姐道：“这是我同年天雄节度使贾公，名唤南种，与我交厚，如同胞兄弟一样，是他差来问候的。只是礼物太多，那有全收道理！”夫人道：“这来意甚远，受他一两件，才觉使得。”尚书看完礼单，踌躇了几番道：“也罢，受了他吴道子《水墨观音》像罢！取过来看。”院子疾慌展开，尚书仔细端详道：“此画果是吴道子真笔，如今是难得之物。”小姐从旁观看，道：“这一幅像，给了孩儿供养罢。”酈尚书道：“使得。”遂叫院子：“你可领了这幅画，装裱齐正，送与小姐供养。”院子说：“晓得。老爷，本衙门应官、裱背缪继伶，裱手甚好，发与他裱罢。”尚书道：“这也由你。你可吩咐贾爷的差人，明日领回书便了。”院子应声：“晓得。”酈尚书道：“明日衙门有事，早早安息，我们一同回院去罢。”只因这轴画，生出许多事来，且听后回分解。

第二回 候场期店里栖身 谋叛逆途中打猎

话说鲜于侁在途中等候霍生，不住在店门口盼望，口里说道：“我为何约霍秀夫同行？预备场屋中倘不结局，求他代作，代作是我的救命星儿。我想幼年与他同窗共读时，他生得聪明，又且勤学，手不释卷，所以养成这样学问。我偏拿起书本来，便生困倦，离了书房，分外精神起来，这却是甚么缘故呢？”又想：“我别样事情，件件精通，若要哄我、骗我，是万万不能够的，惟有文墨上偏偏糊涂起来。再论我家道不乏银钱，油、盐、酱、醋、柴、米、茶，诸班俱有。要说腹中墨水，之、乎、也、者、矣、焉、哉，半点全无，如此不装斯文也罢了，无奈心坎上又要博个虚名，每逢进场，称了人家。无数老兄交卷出来，我又大模大样妄说：“头名显然是我。”这事不过自己知道耳。今年大比将近，前日曾托门斗约秀夫霍同窗一同应试，此人才学过人，且为人忠厚，易於撮弄，料场中未免烦他改正，求他代作，他一定不阻绝我。想他此时也就来了。”抬头一望，只见佩剑乘马速速行来，将到面前，见了鲜于侁，攀鞍下马，彼此拜揖。鲜生道：“霍兄来了，可喜可喜！昨日寄去书，想已到了，小弟在此专候。”霍生道：“前日承兄相约，多有感激，因与学中秦先生相别，故此来迟，有罪了！”鲜生道：“今日天气晴和，正好行路。请，请！”霍生道：“如此有僭了。”二人一路上走了些垂杨古道，接岸长桥；宿水餐风，晓行夜歇，不觉已到长〔安〕地面。进了城门，绕街越巷。鲜生道：“此处就是向年姚店主门首了。这人小心，还在他家寓罢。”霍生道：“使得。店主在那里？”店主出来说道：“原来是二位相公，请里面坐。”二人转进店房，施礼已毕。鲜生对店主道：“别来数年，这（还）是这样强健，不想是七十岁的老头

儿。”店主答道：“好说，好说，二位相公风采，也比往常大不相同，今来必定一齐高发了。只是一件，如今场期改在四月初头了。”霍生问道：“这是甚么缘故？”店主道：“为着安禄山有作乱消息，故此朝中有事，把科场权迟一迟。”鲜于佶向霍生道：“如此说，我们来早了些，还去家中看看再来，何如？”店主道：“功名大事，没有个打回头的道理，就在寒舍将就住一住，一两月光阴，也是容易过的。”鲜生道：“也说得有理。只是清清的，住在这几间房子里，面朝日家‘子曰’、‘子曰’，这却挨不过。还在有趣的所在走一走，耍一耍，才好。”霍生笑将起来。鲜于佶道：“老兄笑怎么？想是笑小弟才到这里，就要闲游，如此没坐性的？”霍生道：“不是笑老兄，小弟有桩心事。”鲜于佶道：“老兄心事，小弟猜着了。”遂附霍生耳边道：“可是这个人？”霍生大笑道：“瞒不过了。店主人，我问你，我昔年在此相会的女客华行云，在家好么？”姚店主答道：“闻得云娘自别了相公，一心心只要相从，如今也不十分留客了。”霍生闻听，遂念道：

轻风细雨梅花润，走马先过碧玉家。

按下鲜、霍二生在店中等候场期不题。

却说安禄山现为范阳节度使，天生异种，滥受国恩，聚草屯粮，私畜铁骑。凡他节制诸镇，受他要挟，论起理来，朝廷待他何等隆重；论他自己，富贵已极，也该知些进退才是。谁想他偏偏不安本分，要生妄想，说道：“争奈杨国忠这老儿，与那达奚王旬一班的人，常在朝廷说谮咱家，说咱元是奸人，必萌异志，仔细思量起来，咱在边境，他们在里面，到底出不得这狗头算计。因此上整顿人马，直犯长安。你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近日又差何千年、高邈两人，假献射生手为名，掳了杨光岁羽，赚破太原城池，好歹歇马数日，刻

期就要渡河，这都不在话下。今日天气晴和，众军士，前去帐外沙地上打围一遭。”众军闻听，不敢怠慢，摆开围场，一齐喧喝，草坡中烘起兔来。或撒犬，或鹰或箭射，纷纷扬扬，乱乱腾腾，打猎一番，得了许多野物。军士上前道：“禀大王，可以消停片时，等众人马略歇一歇。安禄山道：“使得，使得。”只见禄山坐在毡上，命女乐奏乐、奉酒，真个美女递酒，弹起琵琶，歌的歌，唱的唱，舞裙飘洒，韵响叮当，痛饮了一会，天色已晚，吩咐回围。正是：

乱云飞磧满渔阳，旧是蚩尤古战场；

飞骑归鞍挂双兔，弯弓犹自射黄羊。

将禄山欲犯长安，暂且按住，至于行云故事，须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旧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会写赠春容

话说长安一个妓女，姓华，小字行云，生得雅秀，天然姿容，真是门户班头，平康领袖。虽然品贱，绝不轻狂，胸中常常有从良之心，但未遇厮称儿郎，所以未敢轻举。自从前年逢着茂陵才子霍秀夫，与他有旧。只因初逢，不肯起齿，也存着交浅，不敢言深之意。幸喜日前又来应试，因场期尚远，寄遇京师，行云因接来暂同居住，以便读书。说道：“你看霍郎聪后多才，至诚不假，私心暗约，可托终身。今日小雨初晴，瓶花香绽，明窗净几，甚是可人，不免请霍郎出来闲话一回。霍相公，有请！”霍生闻听，转出画阁，见了行云说道：“曲意款留，一言难谢！”行云道：“霍郎说那里话。只是陋巷茅檐，恐怕不是你看花人住的所在。”霍生含笑道：“各色花都不讲，只这一朵解语花儿，饶他踏偏曲江，也没处寻得。”

行云微笑。霍生望桌上看了看，问：“云娘，这桌上手卷是什么画？”行云答道：“邻舍女伴家借来看的，是一卷《昭君上马图》。”霍生展开一看，道：“果然画得好。云娘我看你的天姿出色，与这画上昭君，分明一般模样，不差甚么。”行云道：“诸般不像，只是桃花薄命，流落青楼，也与他出塞的苦，没甚差别！”说完，不觉伤感起来。霍生道：“云娘，不必烦恼，小生一向略晓得几笔丹青。你看，今日流莺啼树，粉蝶过墙，风景宛然如画。我与你画一幅《听莺扑蝶图》，描写得十分喜洽，免得你欢处生愁，啼痕界面，如何，如何？”行云道：“久闻霍郎丹青妙绝，只是奴家风尘陋质，怎好相烦大笔。”霍生道：“好说。”遂将绢铺在桌上，调起颜色，把笔在手道：“云娘，待小生将你细看一看，方好落笔。”

因从头至脚看去，一面画着，一面又看道：“怎么腮边这一点红得如此？果然人面桃花了。”行云闻听，忙取镜子自照，又将画一看道：“果然像到十分。”霍生道：“像只象得你的样儿标致，至于带笑含频、无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韵致，教我怎么画得出来？”从（重）新又把《昭君图》与画的比看，笑说道：“昭君，昭君！我说云娘一定不让的。我岂肯学那毛延寿，故添黑痣，坏你娇容？”行云起来拜谢，霍生拦阻。行云道：“奴家的意思，还要霍郎把自尊容，也画在上面，方才有趣。”霍生道：“这却也好。只是小生是下界文魔，怎敢与个玉天仙并在一处，可不惶恐！也罢，趁此余红残粉，也不得出丑出丑！”遂起笔来，向池中顾影，又向镜中窥照一番，方才落笔。不多一时，染抹停当。行云仔细一观，说道：“风流标致，果然活现，只是你一付文心，连你自己也描写不出。霍郎！你不但文词压倒一世，就是那丹青，世上那有这样出色的才子！难得！难得！”

两人正在欢欣时候，那料鲜于佶思量要访霍生。说道：“这几日身欠些爽利，不曾去看得霍兄。今日不免去寻他，温存一温存，帮衬一帮衬。到那入场期，才得如此，如此。你看转弯抹角，已是华行门首。”叫门进去，对霍生道：“这几日小弟在寓中，有些小恙，不曾时常来看老兄与云娘，违教，违教。”霍生道：“小弟也有些小恙，因此失候鲜于兄。”鲜于佶道：“兄的病，我都晓得。”因附耳低语，笑将起来道：“可是这样？”霍生也笑道：“休得取笑。”鲜于佶因看见桌上的画，问道：“这是那个画的？”霍生道：“不瞒兄说，是小弟胡诌的。”鲜于佶细细瞧瞧，笑说道：“原来是你两口，老人家传子孙的神影了。如何象得这样！”将画贴在自己面上。霍生道：“这却怎么说？”鲜于佶道：“一向不得沾云娘，一沾恐怕老兄有些吃醋。今日在画儿上略讨他些便宜，莫怪！莫怪！”霍生笑了一

笑。鲜于佶道：“云娘，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如此一幅好画，切莫被人裱坏了。那贡院门首繆酒鬼，手段极高，是答应礼部衙门的，可着人送去与他裱才使得。”行云道：“这个一定尊命的。”

鲜于佶道：“今日小弟要发兴吃几杯酒了。云娘也请破例，唱一个极锁心的曲儿，等霍兄大家乐乐才足。”行云道：“就请到暖阁中小饮便了。”鲜于佶又道：“霍兄！你与云娘今后不要叫甚么，只叫做那画儿罢。”霍生道：“休要取笑。”三人饮酒到起更时候，方才归去。正是：

云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图画领春风。

流莺巧作周遮语，痴蝶深穿宛转丛。

只这一幅画，生出许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臧书吏陈说场弊 繆室婆醉施酒疯

话说长安一个书辨，姓臧，名不退。他说道：“一切场内编号誊卷，皆是我掌案。每年有人来打点，也要做一两桩事儿，故此主顾越多。上年有茂陵一位鲜于的朋友，来央我办办，因机会不凑，不曾与他成全。那晓有这样好人，分文也不来倒取。今年不知此人可曾到否？若到时，须去望他一望，或者又要央我也不定。”正是：闭门家里坐，钱从天上来。这老臧正在猜望，谁料鲜于佶恰来相访。说道：“此是老臧的门首，待我敲门。”问道：“有人么？”臧不退闻听开门看视，见是鲜于佶，拜下一揖，说道：“小弟正在这里念老兄，向年做事不周，甚是羞愧，反叨厚惠，何以克当！”鲜于佶道：“这些小意思，何劳挂齿。常言说得好：‘有心来拜年，端午也不迟。’今年一定要烦老兄，与我着实设个法儿，务必弄得十拿九稳方好。”臧不退把眉头一皱，说道：“有了。我想代作传递，未必一时凑巧，今科关仿严，字眼关节，一毫不通风，只有一个计较在此：这些号数都在我手里编过的，只出场时，上心访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极好的，便将他甚么号数，察得明白，我悄悄打进去，把两家卷上号改了，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没形迹，此是十拿九稳必中的计较。何如？何如？”鲜于佶道：“如此极好。”遂上前拜谢，说：“我家广积银钱，只想顶纱帽戴。倘能成我功名，不忘大恩。”说过，“如今现封银五百两，待榜上有名，那时加倍相赠。”臧不退欢喜道：“只一件：老兄事成高中后、做官时，还要许我一两次肥抽丰才使得，那时莫要做张智，诸事不应。”鲜于佶道：“说那里话！我们往酒馆内痛饮一回，临时再作商量便了。”按下他两个计较作弊不表。

却说缪裱背，名唤继伶，他说道：“因我平常喜用几杯儿，人人都叫我做缪酒鬼，且喜手段高强，生意利市，只为礼部衙门是我当官，时常要去答应。日前礼部郦老爷衙里发出吴道子《水墨观音》一幅，又有一位甚么霍相公，亲自送来《春容》一幅，手工倒是加倍，嘱咐我与他上心装裱。”说完，望壁上头说道：“这两项都干透了。今日天气晴明，不免揭将下来，装上轴头，恐怕他们来取。妈妈，快拿出糴盆、糊刷来！”老婆闻听，走来说道：“老儿，糴盆、糊刷都在此。”缪继伶道：“妈妈，有要紧主顾家一两件生意，你可帮衬一帮衬，完成与他，免得他来取讨絮聒。你来，你来！”遂拿条凳子，扶着老儿，把画揭下来。说：“这一幅是霍相公送来的《春容》”，又揭起《观音》像，说：“是郦家的。待我洒些云香末子，装在里头，这是辟那蠹鱼的缘故。”只见老婆子拿酒肉来，说道：“老儿，我晓得你的尊姓，裱完时，就要几杯饶刀儿到口了。”缪继伶喜道：“这是本等。老人家劳劳碌碌，未免要饮几杯，和和筋骨才好。”这老婆儿遂把酒斟上，劝丈夫饮了，又把肉几片塞他口中，说：“是烧羊肉，多吃几块。”饮来饮去，不觉醉将上来。说道：“醉了，我们睡去罢。”

缪裱背道：“青天白日怎生去睡觉？”老婆儿正然扯住酒鬼胡吵，却说礼部当值的走来，说道：“这是缪酒鬼的铺面了。里面有人么？”缪裱背惊问道：“是甚么人？”役人道：“俺是礼部提调衙门，叫你当官的。”缪裱背开了门，醉醺醺的。役人道：“我们来，无别的事。今年大比场中，又要糊房，提调老爷叫你去领钱粮出来，好早叫众人上心快做。”缪继伶道：“好苦恼，真倒运！赤春头上，生意还不曾做得几件，就要去当官。”众役道：“说不得。你是个当行的头儿，怎么装憨打呆的？”遂扯着就走。缪酒鬼对他老婆说：“我去

到衙门中，见过就来。这桌上两轴画，一轴是大堂酆老爷的《观音》像，一轴是那茂陵霍相公拿来的《春容》，倘来讨时，便递与他。”

繆婆道：“你去，你去，我晓得！这几件难道就打发不开么？”只见丈夫随众役去了。繆婆道：“好没兴，刚刚吃得象意，要与老头儿叙一叙，答一答，又叫当甚么官。当你娘的官！当你家奶奶的官！还剩下半壶在此，老娘不免一齐消缴了罢。”遂口对壶吃将起来，吞咽有声。忽听外有人叫门，只当是丈夫转来，开了门，一把抱住，满口叫道：“我的老猪肉、老宝贝！你来得正好，我的酒兴儿动了，两个去睡觉罢，再休装乔了！”这院子啐了一口，说道：“这婆子疯了！你睁开眼看，谁是你老儿？我是酆老爷衙里取画的，你老儿那里去了？多时发与他裱的《观音》像，小姐要供奉，催得紧，快拿与我去！”繆婆子手指桌上说：“画么，画在这里不是？你就不是我老儿，便同吃两杯，乐一乐去，何妨？”院子道：“这是那里说起！一个女人家，醉得这样一个模样。”拿起画来，抽身走了。繆婆起身，犹向外边望着说：“呸！原来这样不识趣的，这样好热腾腾的酒儿。”

遂扭着头儿，走了数步道：“老娘这一表人材，难道是歹货儿么？好没福，好没福！”望桌上一看，道：“画原来拿去了呀。怎么拿着没袋儿的去？这一轴有袋的落在这里，想是霍家的，且拿进去，等霍家来讨，交与他罢。”正是：

老表千年惯作精，阿婆老去有风情。

不因一轴丹青错，怎得鸾交两处成？

院子将画拿去，既然错误，不知还退回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错取画来惊容似 赠诗笺去任燕传

话说飞云小姐想起《观音》像来，遂叫梅香：“前日老爷与我供奉的那幅《观音》像，许久不见院子送进来，想是未曾裱得？你可催他一声，浴佛日子将近，我要挂在小阁中，朝夕供奉。”梅香道：“晓得。”老院公那里？院公走来，梅香道：“小姐教我问你，昨前老爷吩咐你裱得《观音》像，可曾停当否？目下就要供奉哩！”院子道：“已裱完备在此，正要交与小姐，烦你送进去罢。”梅香接过来，说：“晓得。”遂回覆小姐，画已取来。小姐道：“梅香，这轴画不比寻常，乃是菩萨示现，须要虔净（敬）。你可焚起香来，待我先展拜过，然后供奉才是。”梅香将画展开，小姐一见惊呀道：“好奇怪！原来不是《观音》像，是那一家女娘的《春容》，胡乱拿来了。”梅香指着画，说道：“小姐，你看与那女娘同扑蝶的人儿，好不画得标致。”小姐道：“羞人答答的，一个女娘家，怎么同那书生一搭儿耍戏，那有这般行径？”梅香道：“这幅《春容》也不让《水月观音》。”遂背身说道：“怎么模样与小姐一般呢？”遂转身向小姐说道：“这画上女娘与小姐并没半点差错，是何缘故？”小姐仔细又看道：“只怕是那个随手画的，偶然相像，未必有心。”梅香道：“你看他安黄点翠，般般相似，那里有没草桥庞儿信笔写成的？”小姐又端详道：“呀！上面还落得有款，待我看来。‘茂陵霍都梁写，赠云娘妆次。’”梅香闻听道：“这也奇怪，怎生也叫做云娘？小姐，你看他螺点眉峰，斜露笋指，满腮红晕，犹如桃花一般立在苍苔上；莲步轻稳，逞着风流，样儿到觉可爱。又喜那寻花蝴蝶，又一对黄鹂穿柳鸣啼，景致更觉有趣。”小姐道：“看他画上光景，莫不是刘阮误入天台，再不然或是相如偶陪文君，真教猜也猜不来的。梅香，我本